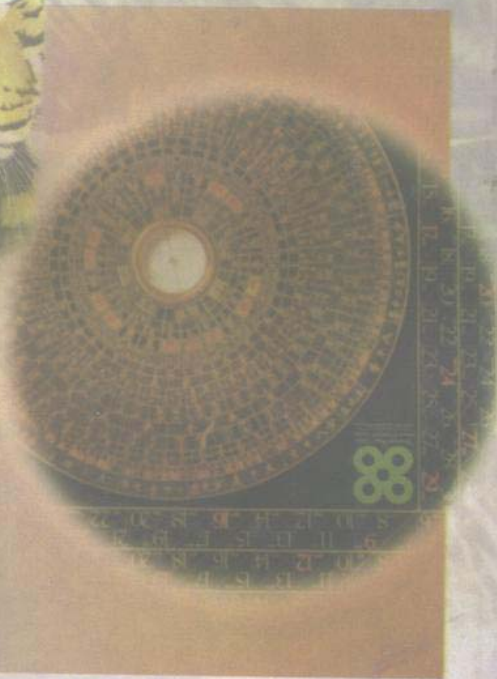


近代
中国社会史料丛书

近代中国江湖秘闻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下卷

《文史精华》编辑部 编

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

近代中国江湖秘闻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旧社会形形色色的骗子·····	吴 雨 梁立成 王道智	(1)
旧社会五花八门的骗术·····	吴 雨 梁立成 王道智	(36)
江湖皮相的骗人真相·····	梁心清	(67)
旧武汉的翻戏党·····	华冷霜	(88)
异行三骗·····	聂云岚	(93)
假药、绝食与气功表演·····	曹俊山	(114)
泰安岱庙轶闻·····	柳方悟	(131)
广东旧时的占卦算命行业·····	于 城	(135)
沈阳的星命业·····	侯维翰	(165)
算卦相面的骗术·····	胡道生	(173)
说说扶乩·····	高 坦	(181)
回忆旧社会的相命骗术·····	郭瑞廷	(189)
江湖生意门的九骗·····	曹俊山	(194)
旧社会宿县的神汉巫婆·····	吴芝庭	(240)
旧时四川营山城乡的巫婆·····	营山县政协文史办	(250)
解放前永登的“算卦婆”·····	刘呈芝 苏耀江	(254)
安徽蒙城民间巫师——端公·····	郑士元 胡洪昌	(257)
旧社会拐卖人口的见闻·····	白恩育	(262)
京华旧时乞丐·····	唐友诗	(268)
花子及花子院·····	王官琪	(274)
清末以来的双城府乞丐处·····	张润清	(281)

EA35/15

回忆农安镇花子房	戴来才 (286)
旧社会扶余的花子房	关士杰 (291)
我所知道的算命卜卦和花子头	倪石岩 (306)
无锡的乞丐与叫化甲头	张大年 龚江 (311)
江湖丐帮名堂多	曹俊山 (316)
旧泉州的乞丐	陈允敦 (323)
古汴乞丐生涯录	冯荫楼 (331)
旧汉口的丐帮	贺鸿海 陈忠培 (339)
衡阳的丐帮	周沛 (346)
湘东卑田院拾遗	笑生 书清 (352)
广州乞丐集团——关帝厅人马	王楚夫 (356)
解放前四川乞丐的形形色色	崔显昌 (365)
旧重庆的丐帮	欧阳平 (425)
旧时云南的乞丐	孙季康 (437)
民国时期兰州的乞丐	范宗湘 (442)
宝鸡改造游民乞丐纪实	李萍 (449)
广州几种光怪陆离的行当	李松庵 (452)
开封杠头鲁耀	陈雨门 (476)
相国寺的“坐地炮”	王普兰 (486)
女伶血泪	佟绍弼 杨绍权 (490)
西南“盲妹巷”	黄善莹 (504)
解放前黑律师劣迹种种	朱道孔 (507)
绍兴师爷的兴衰	陈觉民 (518)
我所知道的绍兴师爷	朱仲华 (525)
旧重庆的官茅司	欧阳平 (530)
北京天桥“八大怪”	曹俊山 (537)
“画锅”与“剑、丹、豆、环”	曹俊山 (548)

保镖生活	李尧臣 (565)
镖局与镖客	庞建堂 (580)
旧天津的混混儿	李然犀 (593)
旧时盗贼流痞对昆明社会的扰害	龙子敏 (614)
谈谈小偷	李志正 (624)
漫话扒窃	曹俊山 (638)
旧社会兰州抢劫盗窃概况	范宗湘 (645)
后记.....	(649)

旧社会形形色色的骗子

吴 雨 梁立成 王道智

旧中国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渣滓特别多，社会风气特别坏。当时之骗子，其活动范围遍及通渠大都、偏乡小邑；其构成成份不独有帮会流氓、江湖术士，且有政府官员、富商巨贾、僧尼娼妓各色人等；其行骗对象上至官府衙门，下至平民百姓，不仅骗取钱财，而且拐骗人口；其行骗手段有威逼勒索的诈骗，有以色财为饵的诱骗，有以妇女、儿童为骗取物的拐骗，有以装富、装官、装亲、装神等各种手段行骗的装骗，有互相勾结合伙行骗的串骗。受其害者，轻则损折钱财，重则倾家荡产。本文把骗子大致分为 8 类，并用一些实际发生的过故事，披露其活动的黑幕。

官 场 骗 子

官场骗子，顾名思义，就是在官场行骗的骗子。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行骗者本身就是官，可能还是大官，利用他们的权力、身份和职务行骗；二是行骗者本身不是官，但他们或则在官场厮混过，利用他们与官场人物千丝万缕的关系行骗，或则伪装官的身份或托言是某官的亲戚行骗。

民国元年曾发生直隶水灾借款一案，作案者正是官场神骗。这年秋天，直隶发生大水淹没 30 余县。人民之流离、财产之损失，无法估计。时有法国传教士雷鸣远等，发起“中外筹赈慈善会”。

他在考察灾区后提出：水灾的造成，是由于水利不修；而赈济系治标之策，只有根治四大河流，才是根本大计。他曾派了一位工程师到四大河流测量，估计工程造价非五六百万元不可。于是，上书中国当局。当时直隶交涉使王克敏说，治河虽为一劳永逸之计，但现在拿不出这笔钱来，难以实行。后来通过中国驻奥公使沈瑞麟的关系，向比利时借了一笔 50 万镑巨款，合华币 600 万元，用作直隶水灾河工之需。该款借到手后，水灾已退，治河之事便无人过问了。数年之后，天津、河北一带再次闹起水灾来，于是又商量着向外国筹借巨款。沈公使闻讯，大为怪异，他以为前次借款早用于河工了。回国后，他先向直隶当局调查，直隶当局并不知有借款一事。向财政部查询，财政部亦无此案。于是他又向财政总长质问，连去三次，总长均避而不见。沈公使遂与比利时驻京公使谈及此事，比公使便以宴会为名，请中国各部总长及各国公使赴宴，以为财政总长必到，便可当面质询，不料总长仍然设辞谢绝。事后，有人向沈公使疏通：此案不必再提，不但关系到政界要人，连项城（袁世凯）也用过这笔钱呢！原来，袁世凯一伙以治河救灾为名骗取了 600 万元的慈善款项。真是：大盗不操戈矛，巨骗不施小诈呵。

官骗人，官也是骗子行骗的对象。有一种惯于在官场行骗的骗子，聚合三五人，或为主，或装仆，印官衔名片，装官界举动，问所由来及政界内幕，常能对答如流，毫无破绽，其骗术每能得逞。有一次，上海一青年学生模样的人，自称姓蔡，名某某，是曾经发起过云南护国军起义的蔡锷将军之二公子。持名片求见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向其告贷。吴一听是蔡将军之子，便不加详细询问，借给 50 元。后来与熟悉蔡将军的人谈及此事，得知蔡确有一子，但已出国多年，至今尚留学巴黎。原来借钱者乃是一个冒名骗子！

北平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有一青年持新任财政总长孔祥熙的函件及名片，自称是孔的代表，遍向北平市金融界方面活动，许

多银行界人士争相巴结。有一天，一位细心的银行经理看出了其中的破绽：原来那位孔祥熙的“代表”所持函件及名片，用的都是“孔庸之”三字，而孔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字号署名的习惯。再加上孔事前未有电报到北平，突然派一代表来，岂不荒唐。遂断定那个“代表”是伪装的，乃当面斥穿其骗局，那个青年只得抱头鼠窜。

像这样的官场骗子，不仅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屡见不鲜，即使在乡间小县也经常有他们的踪迹。某日，陕西省某县知事正坐堂办公，忽有仆人拿了一张名片进来，上书：“陕西都督府秘书黄震亚，别字扫白，江西吉安人。”知事见名片后乃请客入见，问其来意，客称其即将赴湖北省谒见督军，谋求军职。现因川资缺乏，恳与贵县商贷，抵湖北之后，即行筹还。又问他以陕西省政界诸事，居然应对如流，确实无误。于是，县知事赠给川资，并设酒宴招待。事隔不久，知事的朋友孙某任陕西都督副官，出差途经该县。知事将黄某之事一一告知，孙某诧异道，我任省督副官多日，从未见过有什么姓黄的秘书！知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上了骗子的当。

官场骗子不但装官骗官，而且装官骗那些一心求官的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那些削尖脑袋想求个一官半职的人，何止成千上万！骗子正好利用人们的这种求官欲以售其奸，多能得逞。苏南东亭有个全某，长期客居安徽合肥。操何职业无人知晓。民国2年回到家乡，衣服华丽，起居阔绰，自称一向跟随某某大官做事，非常得到信用，且与某省长、某都督相熟。有谁跟他出去谋事，富贵可以立即到手。乡里人听他胡吹一气，很是羡慕。有个农家子名叫刁斗的，家中甚为富裕，又是个官迷。为其言所惑，就跟随他到合肥去厮混。他们在一家旅馆住定，全某对他说：“你喜欢做官吗？我一定竭力帮你弄到手。但做官需有一定资格，你却没有什么，怎么办呢？我打算先帮你购买一张毕业文凭，然后谋个科长或科员干干。混上年把，有了经验，就

可以正儿巴经做官了。”刁斗闻言，异常感激。从此全、刁二人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日夜流连，恣意挥霍，钱钞都由刁斗掏，刁斗还唯恐不得全某的欢心。一日，全某从外面回来，高兴地对刁斗说：“我刚从省政府来，恰巧碰到黄某谋颖上县知事的缺位，事将成熟，若能得到千余元活动费，立可赴任。黄某正在筹集股资，有能助他 300 金者，可以到他那里当科员；助 500 金者可以当科长。”刁斗听说，连忙表示：“我愿意得科长席。”说罢，倾囊倒出 500 大洋。当天晚上，大开筵席，邀黄某痛饮，借此与他未来的上司及早联络感情。次日，黄某忽然匆匆跑来说：“省府就要发任命了，但门包规例尚需 300 元，我钱袋已空，怎么办呢？”全某对刁斗说：“你可以帮助他，将来他当了知事，不会负你的。”刁斗说钱已用完了。全某道，何不回家去取呢？刁斗此时受骗已深，且欲罢不甘，便慨然应允。回去以后，想方设法谋得 300 元，由邮局汇去。自己则乘轮船复来皖。到先前住的那个旅馆一看，全、黄已不知去向了。刁斗想，黄某大约已赴任了吧？复乘车赶到颖上，一打听出，则任知事果姓黄，不过名虽是而人实非，见了面却是一位素不相识者。刁斗无可奈何，懊丧而返。

还有一事，道来也饶有趣味。也是在民国初年，有个叫梅占魁的青年，试验知事中选后，发往湖北补缺。但因“运动”乏路，一年有余，依然故我。后逢袁世凯登基，在恢复帝制中出过力的，莫不平步青云。梅占魁怦然心动，便整点行装，赶进京都，想走上层路线。寓中无聊，时至玉壶春品茗。经一同乡介绍，结识了一个人物，叫章梅亮。他见章梅亮举止阔绰，很有些官场神气，心想，结识这样一位朋友，或许多了一条进身门路吧，便将自己因何到京之事和盘托出。梅亮闻言，笑道：“这又何难，我不是说句夸口的话，在朝的几位有势力的人物，大半有些认识，即是皇太子跟前的侍卫，众公侯府上的随从，也很有几个同我要好的。可惜我不喜欢做官，是个放荡惯了的人。足下既有此心，待我想好

运动路线，再回复你，如何？”章梅亮何许人也？原来清宣统在位期间，他是倾王府上的当差。仗着主子的势力，确曾为一些人谋过官，他从中收取了大量的“运动费”。后来，清帝逊位，倾王也不久死了，他的靠山早已倒了，哪里还有什么门路去“运动”，不过是十足的官场骗子罢了。

他与梅占魁道别后，便去找他行骗的老搭档，一个破产古董商符朗新。二人商量如此这般，设计好一个圈套，次日一同来见梅占魁。梅占魁招呼二人坐定，问道：“章先生，这位是贵相知吗？”章忙答道：“这位是施礼仁先生”，又凑着占魁耳边道：“某王爷的宠仆。”占魁连连点头。梅亮又说道：“老施，你别闹客气，这位梅先生因求官而来，只恨没有门路，故请你来商议商议。”礼仁摇头道：“我们这位爵爷表面上十分古板，我虽是他很得宠的，说话也要当心一点。据我想来，除了‘结交’二字，并没别的法。结交之后，有我在旁吹嘘，时机就成熟了。”占魁连声道谢，正欲问王爷的姓名，施礼仁却假作匆忙的样子，起身告辞道：“这时候爵爷要回府了，我得回去伺候。”梅占魁送走施礼仁后，对章梅亮道：“这位王爷宠仆，果然气派得很，惜我未问爵爷姓名。”章答道：“适才礼仁嘱我，爵爷姓名暂时保密，免得传出去遭到非议。”梅占魁信以为真，感激不尽，又约章梅亮次日到醒春居小酌。第二天晚上，章梅亮如约赴醒春居，梅占魁却已先到。章说道：“这事恭喜你了。我恐足下心急，方才赶往爵邸，找着礼仁，问他究竟如何。他说明日正有机会，爵爷要购办姨太太的金珠首饰，若肯花上千余金，包你得一个美差使！”占魁喜不自胜，但转念一想，千金之事，非同小可，何不先找叔父商量一番？主意已定，说道：“承蒙二位见爱，替我出力。但一时尚缺现银，必须与叔父商量。因他脾气古怪，若不事先禀明，怎肯代我筹措呢？”章梅亮惊问道：“令叔父是谁？”占魁道出了叔父姓名。梅亮大吃一惊，此人不是从前托他运动过倾王的吗？是尽知他们的底细的人。只得暗暗叫

苦，胡乱饮了几杯，溜之大吉，骗局宣告失败。

江湖骗子

“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星四卜五地舆，惟有相家排第六，七书八画九琴棋。”这是江湖流传的四句诗，说的是江湖有九流人物。他们本来大都并非卑下之流，但后来渐有些人假托名义，欺世骗人，产生出一批批江湖骗子。旧社会有所谓“江湖十二相”，就是：“京”、“皮”、“朵”、“目”、“柴”、“马”、“离”、“降”、“风”、“火”、“随”、“谣”，其中除“皮相”有些确能以真实技术替人治病、“离相”以杂技谋生外，其余都是骗人勾当。

就以“京”、“目”二相来说吧，“十二相”口诀云：“‘京’背长庚算八字”，“‘目’为相法看麻衣”，都是算命看相的行当。以算命看相骗人糊口者固然比比皆是，但江湖骗子的骗人却不同一般，他们有师门真传的“法”去行骗。

“法”是指大相士、大神棍们必读的秘本，名叫“英耀篇”。“英”就是家底、身世的意思；“耀”就是用非常高明的手法去取得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怎样运用高明的手法去使对方吐露自己的家底和身世。“秘本”全文700余字，主要词句全是用江湖黑语代替。劈头第一句便说：“一入门先观来意，既开言切勿踌躇。”接着，便根据人们心理一般规律，分析说：“父亲来问儿子，是希望儿子富贵；儿子来问父母，必然是父母遇着什么不幸的事情。妻来问夫，面上露出一片希望神气的，是想丈夫富贵腾达；面上露出怨望神色的，必然是丈夫好嫖好赌，或者是宠爱侍妾。夫来问妻，不是妻子有病，就是她没有养育儿子。读书人来问，主要是求功名富贵；商贾来问，多数是因为生意不旺。”

“秘本”第二部分，是从人们的外表、谈吐、性格，来分析他们的意愿、心理状态，以及可能遭遇的命运等，译成一般语言就

是：即使是最自鸣清高的和尚道士，他们心里仍然忘不了利欲；而那些做大官的人物，即使心里很贪恋禄位，却喜欢谈论归隐山林；刚刚中了举人、进士或新做官的人，他们的欲望极大，而且趾高气扬；而那些长期潦倒或郁郁不得志的人，他们希望很低，不会有远大志向；聪明之子，他们高不成，低不就，左碰右碰，结果常是穷困贫苦；百拙之夫，他们希求不高，上司喜欢他，那饭碗倒可以长期保持，皮肉幼嫩而形容枯槁，衣服寒酸却空鞋踏袜，多数是破落户。粗拳大爪而意气自豪，衣服朴素但带着金玉饰物，必然是个暴发户。满口“对，对，对”者，会是个有权势的人物；连声“是，是，是”者，他的职位、身世一定很卑微。面带愁容心神不定的，一定是家中发生不幸事；但如果言辞闪烁、故作镇定的，必然是他本身的丑行败露了。

“秘本”的第三部分讲方法，即如何套取对方的家底、身世，归结为“敲、打、审、千、隆、卖”6个字。“敲”就是旁敲侧击；“打”就是突然发问，使对方措手不及，仓猝之间吐露真情；“审”就是察貌辨色，判别真伪，由已知推未知；“千”就是刺激、责骂、恐吓，向要害打击；“隆”就是赞美、恭维和鼓励；“卖”就是在掌握了对方资料之后，从容不迫地用肯定的语气一一摊出来，使对方惊异和折服。“秘本”指出，6个字须配合使用。它说：“敲其天（父）而审其比（兄弟），审其一而知其三。”“急打慢千，轻敲响卖。”“一敲即应，不妨打蛇随棍上；再敲不应，何妨拨草以寻蛇。”最重要的是“千”、“隆”二字，“秘本”反复指出：“十千九响，十隆十成”，“无千不响，无隆不成”，“先千后隆，无往不利”。

怎样灵活运用这些方法行骗呢？江湖骗子常举这样的事例来教育自己的徒弟。比方说，有一个25岁左右的青年男子跑来看相算命，他外穿一件七八成新的文华绉长衫，内面却是一套质地很好却已陈旧的熟纱衫裤。入门后迟疑了一下，望望四周没有熟人，这才放心走入。他手尖脚细，皮肤细嫩，面色憔悴，两眼无神。问

他算命还是看相，他问清价钱之后，答道：“先给我看看气色吧。”这个青年男子的行藏动作，就等于把自己的身世和遭遇，告诉了相命先生。他衣着舍身但破旧，手尖脚细却愁苦，表明他是个“二世祖”之流的人物，三两年前还很豪阔，但近年破落了。青年男子总喜欢三五成群前来看相算命，而此人反常，只有两种可能：或是他心中有不可告人之阴谋，或是他破产之后，穷极无聊，独自闲荡。他若不是前者，就要考虑后一种可能了。而一般人破产原因不外三个：一是生意失败，一是意外为祸，一是自己挥霍无度，好嫖滥赌。“二世祖”们破产的原因，十之八九是由于第三种。只有那些不久前还在花厅妓馆称豪充阔的纨绔子弟，穷死也要留回一两件光棍皮来遮门面；也只有这种人，穷了就失掉平日那班狐朋狗友，才会独个儿游荡，怕见从前的阔少。从他破产的原因，又可以“推”出，他可能幼年丧父，有兄弟也不会多。因为如果他的父亲还活着或有兄长当头，就断不容许他把那份家产花光。只有那些自幼丧父的“二世祖”们，在慈母的溺爱和纵容下，才会养成这种挥金如土的寄生虫习性。

虽然如此，有经验的相命先生，还不敢贸然“落千”，仍然要“敲”个清楚，“审”个明白。首先用“我看你满面晦暗之色，怕你在这一两年内会有大丧，你还有母亲没有？”这一类的话来“敲”他的父母。如果对方答：“母亲去年死了。”那就“响卖”一下：“我看得对吧，你这一两年内真是丧了母亲吧。”跟着就打蛇随棍上，“打”他一下，突然问道：“你父亲死了多久？你几岁没有父亲的？”对方如果答：“他在我5岁时死了。”那又可以再“响卖”一下：“额角岩巉（高的意思）先丧父，你额角这样岩巉，当然幼年丧父呢！”跟着又“打”：“你是长子吧？”对方如果答“是”，那他有多少兄弟就可以“审”出来了。试想，他居长，5岁丧父，难道会有五六个兄弟吗？于是又可以“卖”一下：“我怕你没有兄弟，有也不超过一两个，而且不和，是不是？”这些情况都

探清楚了，就可以落“千”：先“千”他的潦倒，再“千”他那班狐狗朋友如何忘恩负义，又“千”他的亲戚朋友怎样冷落他抛弃他。这些话，不仅对这个败家子合适，对一切家产衰落的人都适合，当然能够句句“千”中这个青年男子的心灵。所以“秘本”说“无千不响”，就是这个道理。

可是，“千”只能使从前的事说得准，要连未来也灵验，就非“隆”不可。因为“隆”可以发生两种作用，一是给对方目前以精神上的安慰，二是对其未来命运的预言与暗示，常会发生一种精神力量，影响对方的前途。所谓“隆”，并不是盲目赞美，而是结合对方各种主客观条件，对其前途作出适当的暗示并加以鼓励。这个“二世祖”，他读书不成，仕途无望；也没有胆量去投军就武；从事工商业恐怕连本钱也筹不出。如果你预言他将来可以成为大官巨贾，结果只有完全失败。但如果你叫他痛改前非，下气低头去谋个店员位置，勤俭地生活，他也许能办到。你要根据他的可能对他的前途作出暗示，你的预言才能灵验。所以，江湖骗子特别注重这个“隆”字，他们有一整套经验：如果是太平盛世，你就要多鼓励资质好、有条件的人去应科举试或从事工商业；如果是乱世，就要多鼓励够胆识、够豪爽的人从军就武，或是捞偏门（即承办烟赌以及走私等）。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弊。你教一千人一万人这样做，说他们将来一定发迹，他们一定很高兴，就替你吹嘘，这是你目前的收益。如果其中有三五个人将来果真成了富商巨贾，即使不来重谢你，也会替你宣扬，夸你灵验。有这么几个有权有势的人替你撑腰捧场，你就享受不尽了。至于那些捞不起的人，也不敢说你失灵，因为你替他相命时，早已埋伏了好几手，例如说看他们家风水如何？祖宗阴德怎样？他们不发迹，只好怨自家风水不好，祖宗德薄。至于那些在战争中战死的人，更没有生口对证，还怕他说你不灵验！

许多江湖骗子，就是靠这样的伎俩欺骗世人、享名一生的。然

而，如果说他们骗人只是靠这样的秘传百灵百验，那是吹牛。事实上，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精心设置许多骗局的。这里讲个小故事：

有个浙江人丁某，在京城任职。年近 50，未有子息。慑于夫人的威风，又不敢讨妾，然而望子之心颇切。一日，丁某宅旁来一相家，生意颇不冷落。丁某混杂在人丛中观看，相者忽然抬头对他说：“君贵人相，早登科第了吧？”丁某奇其言中，不觉坐下。相者评述他的往事，如数家珍，丁某大为信服，就问起子息之事。相者踌躇道：“观君尊容，不应无嗣，又不易有嗣。”丁某性急起来，问其究竟能否有嗣。相者道：“依某部位出现红纹，在平常人，肯定是得子之象，您是贵人，反不敢决。”丁某益发感到奇怪，请其直言无讳。相者这才说道：“这条红纹，主外遇生子之兆。”丁某一笑而别，日夜玩味相者之言。他有个仆人，老婆颇有姿色，对丁某百般勾引，终成苟合。不久，仆妻告诉他怀孕了，丁某大喜，忙向仆人言说：愿给以重金，万万不要发作。从此，仆妇有何要求，丁某不敢稍拂。一日，小孩呱呱坠地，果是一男，丁某狂喜，暗给费用，让她赁屋另居。如此约一二年，仆夫妇所得，足有三四千金。谁知一日忽然远走高飞，且留下一封似嘲似骂的书信一纸，始知相者与仆人共同设此骗局。然而乌纱在顶，不敢追究，只好自认晦气。江湖骗子的伎俩，于此可见一斑。

商界骗子

商界骗子之行骗，自然离不开经商。有卖假货假药欺骗顾客的，有买空卖空欺骗货主的，有开假钱庄骗取存款的，有办假厂矿骗取投资的，个中黑幕，书不胜书。

这里先讲两个卖假货、假药的故事。

有个乡下人偶至上海，到城隍庙赶热闹。忽见一男子手持一镯，似黑非黑，似红非红，古意盎然，煞是可爱。乡人不为何物，

就站在那里看稀奇。不久，就有一人来问价钱，男子答要 20 元，那人摇头说，不值不值，至多 10 元。乡人大疑，问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处？值这么多钱？那问价的人郑重其事地告诉他：此名琥珀钁，能治肝胃气痛，无论多年不治之症，或痛不可耐，只须以此钁剉末少许，和以陈酒饮服，无不立愈。此时，那个男子以琥珀钁吸灯芯，对那人说：先生请看，货色不是假的吧？那人道：我也知道货色是真的，只可惜价钱太贵了。说毕掉头而去。乡人心想，我也有胃痛病，既遇此物，不可当面错过。于是问道：你至少卖多少钱？男子答道：14 元。乡人即倾囊与之，买钁而归。他的一个朋友看到了，告诉他：你受骗了！这钁哪里是琥珀？是松香做的！你如不信，用火一烧就可知道真假了。乡人果然将钁放到火上，一触即燃，须臾成灰。乡人至此才知道自己确实受了骗。

再讲一事：有两人在街市热闹之处摆了一个药摊，如鹿角、虎骨、猴头之类无不俱备。乘人多时拴起一块常人不识的树根或兽骨，对围观者说，这是无价之宝，其功能可治何种险症，每分可值银数两。今路过此地，以济人为怀，故廉价出售，明日即回。当时就有几名看客，露出一副诧异的神色说：“我的父亲以前得某病已 10 余年，神药无效，到处找这种药没找到，请先生减半价，我就全买了，怎么样？”随即另有一客上前争道：“我也早就要买这种药了，你想一人独买吗？一定要与我平分才行。”先买者不许，2 人相争不下，旁人劝解不听。卖药的人调解道：“你们 2 人不要争，我还留有家用货若干，今愿割爱出售。但一具共有十几两，须全售尽，我方肯卖。”那两个争着买药的人高兴地说：真的吗？取出来看看。卖药的取出药根一大段，购药者争相传观。两个争买药的人对众人说：“我们两人全买太多，不买可惜，诸位如需购买，可以分消，不致错过机会。”于是，那些见识少而又贪小利的人争愿分消，顷刻售尽。原来那两个初来争购的是售假药人同伙。

这里讲的只不过是小商贩的行骗，是小脚色，小买卖。至于

那些富商巨贾行骗，就远非这些小脚色可比了。有个姓丁的宁波人，其父以经营海味致富，积资三四万。丁某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却又不安现状，想寻找致富捷径。他看到上海有一种滑头富翁，开设大庄号骗取存款而成巨富，便思仿效。但又恐自己声望未著，社会上没有信用，谁肯来存款？思前想后乃得一法：先以家资三四万于上海福州路热闹之处购地建屋。屋成，门面上即挂上某某经租账房的招牌，随即又秘密地将其抵押于外国银行，得款2万余。再东借西贷，凑足原数，复于闹市购地建屋，屋成复秘密抵押于外国银行。得款之后复购地，复建屋，复抵押，如是者4次。居然有市房无数，声势煊赫，信用日著。于是就在南市创设一汇划庄号，资本号称10万，局面宏大，汇兑灵捷，同业中调查他的家产，果有市房数百幢，贵重地皮数十亩，赫然一上海巨富。于是存款者络绎而至，同业各庄号都乐于与他往来。丁某借口做出口丝茶的生意，渐渐将现金汇往海外银行，总计约五六十万之巨。接着又安排他的妻子离沪它去。将近年关的时候，丁某忽然不见。过了两天，庄号宣告倒闭。各存款户及各庄号闻讯大惊，立即派人四处侦查，音讯全无。要拍卖他的产业，则早已抵押于外国银行了。始知全都中了丁某的圈套，但悔之莫及了。

旧社会的商界，有一种人本身并无资本，而专靠介绍买卖，分得回扣，此种人即所谓掮客。由于这是一种买空卖空的营业，所以极易为骗子所利用。其中黑幕，令人咋舌。

上海有一个姓李的绸缎掮客，专与上海、苏州、杭州一带各绸缎帮来往，为之售货。他带着货样往各处招揽主顾，分取回扣。由于他所觅主顾、所售价格均较其他掮客为优，且每月交清货款，从不拖欠，各商号获利不少，更加相信其为人诚朴，各货主便特许他多带货出去陆续销售，陆续交款，他也因此而生意日盛。不久他便在上海租屋数幢，安电灯电话，张挂字画，悬号牌，标号名，俨然一副大商号的气派。然而，信用既昭，阴子即大，从此